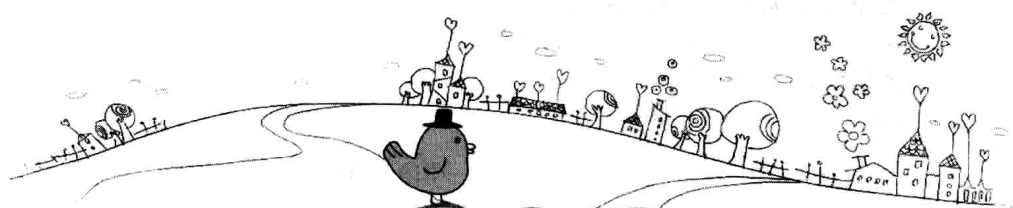


老板， 我眼泪满面



老板， 我眼泪流满面

花菜叮咛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板, 来碗“泪流满面” / 花菜叮咚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11

ISBN 978 - 7 - 5125 - 0074 - 7

I. ①老…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9338 号

老板, 来碗“泪流满面”

作 者 花菜叮咚
责任编辑 于艳宁
统筹监制 兰 青
策划编辑 何亚娟 崔雪娇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印装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16.5 印张 29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5 - 0074 - 7
定 价 25.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第一章 周末很哈皮 • 1	第十九章 拉稀是大事 • 58
第二章 崔少很火星 • 5	第二十章 救美很及时 • 62
第三章 二丫很倒霉 • 8	第二十一章 牛奶对木瓜 • 65
第四章 请拎走垃圾 • 11	第二十二章 越来越混乱 • 68
第五章 应颜很恐怖 • 14	第二十三章 妹子很生气 • 71
第六章 安安很仗义 • 17	第二十四章 很好很干脆 • 74
第七章 相亲很意外 • 20	第二十五章 约会很困难 • 77
第八章 金龟很美型 • 25	第二十六章 加班很烦人 • 80
第九章 约会很尴尬 • 28	第二十七章 约会很杯具 • 83
第十章 真的很钻石 • 31	第二十八章 应颜是高手 • 86
第十一章 二丫很好欺 • 34	第二十九章 小李很八婆 • 90
第十二章 终于约会了 • 37	第三十章 丫丫被吃了 • 94
第十三章 家嘉很多变 • 40	第三十一章 晨戏啊晨戏 • 98
第十四章 有点小暧昧 • 43	第三十二章 安安的眼泪 • 101
第十五章 销魂的早晨 • 46	第三十三章 老大很不满 • 106
第十六章 家嘉很温柔 • 49	第三十四章 家嘉的妹妹 • 110
第十七章 有点小意外 • 52	第三十五章 打牌很欢乐 • 113
第十八章 情况很复杂 • 55	第三十六章 家嘉很生气 • 117



第三十七章 后果很严重	• 121	第五十五章 女人的吃醋	• 187
第三十八章 Y式领带结	• 125	第五十六章 高手大比拼	• 190
第三十九章 出差结束了	• 129	第五十七章 YY发威了	• 193
第四十章 六子的邀请	• 133	第五十八章 应颜很善良	• 198
第四十一章 船上的晚宴	• 138	第五十九章 轻快说再见	• 200
第四十二章 崔南又来了	• 142	第六十章 平凡新生活	• 204
第四十三章 故事的开始	• 146	第六十一章 寿经的发难	• 208
第四十四章 真相很难堪	• 149	第六十二章 安安の伴郎	• 212
第四十五章 费劲的僵持	• 153	第六十三章 楼梯小惊魂	• 216
第四十六章 分手不分手	• 156	第六十四章 姑妈生病了	• 221
第四十七章 安安的安慰	• 159	第六十五章 再遇程家嘉	• 225
第四十八章 可以逃避么	• 163	第六十六章 温暖的除夕	• 229
第四十九章 青梅很嚣张	• 167	第六十七章 给你我的手	• 233
第五十章 纠结的YY	• 170	第六十八章 应颜要走了	• 238
第五十一章 终于决定了	• 173	第六十九章 困难的选择	• 241
第五十二章 酒桌上的事	• 177	第七十章 六子的乌龙	• 245
第五十三章 场面很混乱	• 180	第七十一章 大结局	• 249
第五十四章 彻底摊牌了	• 183	后 记	• 253



第一章 周末很哈皮

周末，小区老年活动室。

我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里边那些搭长城的老头老太，大叔大婶，里边玩的人全是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对麻将的共同爱好让我们自发地聚在一起。

虽然这里经常为了一点小钱吵吵闹闹，可是这里满满当当地充斥着庸俗的热闹，我喜欢这里，我是个粗人。

喏，这个老王是大家最喜欢的牌搭子，大家喜欢他的好牌品但更喜欢他的烂牌技，好好一副牌给他打着打着就变了，不但不能和牌还常常稀里糊涂点炮给别人。

还有那个老太太，我叫她阿梅婆，她的牌技也很烂，但是大家对她的态度却跟老王完全不一样，谁也不愿意跟她一块玩。这阿梅婆手下功夫不行，嘴上功夫可了不得，只要一输牌她就开始碎碎念叨，一直念叨到你头昏脑涨打错牌为止，凭着这项绝技她平日里所向披靡，在活动室不受欢迎的人物排行榜上名列第二。

阿梅婆和老王这一桌已经凑齐了四人开始搭长城了，我笑嘻嘻地站在老王身后看牌，哎呀，老王这牌，又打错啦。

另一桌三缺一很久了，我听到有人在喊我：“二丫，过来一起玩。”

虽然我的手已经在蠢蠢欲动，但由于我之前经常赢钱，我还是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不用不用，我就看看，你们玩，你们玩。”

这一桌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叫我，另两个人可是没开口哦。我在心中默默记

数，十分钟，这种情况只要再过十分钟还没人来，那另外两个就熬不住了。

十分钟后，我半推半就地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之下坐上了牌桌。

活动室里热火朝天，今天晚上阿梅婆大概手气挺好，一直在听她说“和了”，在自动麻将桌洗牌间隙还不忘跟邻桌的我搭话。

“二丫，你那个A市男朋友呢，好久不见他来了。”阿梅婆和我住在一个楼，她家住二层，我家住四层。

“分了，二饼。”我轻巧地说，随手甩了一张牌出去。

“碰。”对面老张眼睛老尖了，叫碰叫得那个利索。

阿梅婆手下打着牌，嘴上毫不受影响：“我说呢，有阵儿没见了。二丫，我手头有个小伙子，长得那是一表人材，相貌堂堂，在那个啥集团做经理，一年收入好几十万呢。家庭条件也好，父母都有劳保，要不改天给你介绍介绍。”

“好啊，阿梅婆看中的人不会差，我晚上都有空。”我爽快地应了下来，不看白不看，天上不会掉金龟，咱不想等着等着就被剩下了，我顺手抽了一张牌打了出去，“三条。”

“和了。”老张哈哈大笑。

靠，我这张牌打得真烂，明明想到了老张要条子，还冲出去点炮。果然每次一想到那个人就没啥好事。

阿梅婆也笑了：“二丫，你这个高手也会点炮啊。”

“哎，我这不听阿梅婆你的介绍动心了呗。”我笑咪咪地开始重新摸牌，男朋友，男朋友……

晚上十点，活动室关门，我心情愉快地从麻将桌的抽屉中掏出了一叠零钱，一张一张地展平，数好，放入我桔红色的皮夹里。晚上又赚了二百块，加上上星期赚的一百五，可以去买百丽那双五折的秋鞋了，哦耶！

看到这里，这个活动室的不受欢迎排行榜上头号人物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哈哈，没错，我就是那个不受欢迎的NO.1。

虽然我输了钱从不唠叨，虽然我打牌从不反悔，但是，我那超好的手气和极少点炮的赌技还是让我荣登榜首。

阿梅婆今天肯定赢钱了，脸上的菊花开得更灿烂了，拉着我一路说着那个小伙子直到她家门口，把那个小伙子直夸得天上，地上无。

以我这半年的相亲经验来看，这个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审美标准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异。一般不歪嘴斜眼的男人，只要身高上了170cm，在老奶奶们的眼中就是相貌堂堂，一个不小心，逮着个超过175cm的，那就是百里挑一的美男子。

我可从不指望在相亲中能被帅哥砸到，相对来说，奶奶们说的经济条件倒还是比较靠谱的。



现实生活和八卦杂志都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太帅或者太有钱都不可靠，但是，没钱不帅的男人也未必可靠，男人好不好，只有天知道。

阿梅婆说那人年收入好几十万，我对这个数字很喜爱，好几十万，剔除水分，十万总是跑不了，刚刚奔小康。我不是绝代佳人，自然也没想着千万富豪。

我喜欢郎财女貌，但更知道门户相当。

别过阿梅婆，我上了四楼。

开门，脱鞋，换衣，开电脑。

一打开QQ，好家伙，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群一起闪烁，周末十点，夜才开始，正是聊天好时光。

我才刚上线，书香四溢群中的“善解人衣”就一个飞扑，在群中把我压倒：“酱油妹妹，今天想我了没有？”

书香四溢是一个读书群，别看群名取得很是文艺高雅，可里边的人全不是那么回事，纯情萝莉，猥琐大叔，彪悍大婶，羞涩正太，各路人马都有，也不知道都是怎么撞进来的，这个群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我们这些现实中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里边欢聚一堂，玩得不亦乐乎。

在群中我披了个马甲，叫做“我来打酱油”，而“善解人衣”是个非常活泼的男孩子。当然这只是他资料里显示的，说不定现实中他是个装嫩的猥琐大叔或者是装酷的可爱萝莉。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他就是网上那个阳光的小伙子，管他真人长啥样。

我点开表情，开始向“善解人衣”反扑，热吻：“人衣哥哥，想死我了。”

“善解人衣”开始摆出牛叉的表情，换了个公子哥儿的衣衫，拿了把折扇风流倜傥地摇着，然后做出一个经典的恶少调戏良家少女的动作，用折扇抬起姑娘的下巴：“妹妹有多想我？”

我羞涩，扭捏：“你真坏，人家不要理你了。”

群中众人被我俩麻倒了，纷纷跳出来抗议。

连一向爱潜水的纯情萝莉“桃枝枝”也丢了个扶墙狂呕的表情出来：“求求你们不要肉麻了，我才吃完夜宵。”

“善解人衣”只消停了一会儿，又开始折腾，啪地丢出一张帅哥照片，“酱油哇，哥哥帅不帅，你喜不喜欢？”

这小子，鬼才信这照片是他呢，一定是从哪个网站截图下来的。

但是我还是配合地冒出了星星眼：“哇，人衣哥哥，我爱你，乃好帅哇！”

群中的猛男“一夜十次”不服气地跳了出来，摆了一个肌肉男的造型向我猥琐地抛了个媚眼：“酱油，帅哥有啥好的，中看不中用。”

我对着“一夜十次”天真无辜地眨着大眼睛：“十次哥哥，人家只想看，不

想用。”

话题渐向猥琐的方向前进，“善解人衣”和“一夜十次”愈渐兴奋，“桃枝枝”等一众纯情萝莉大力谴责我们未果，纷纷羞涩下潜。

作为一介清纯与娇媚兼备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半生不熟女的代表，我运指如飞，以一挡二，与明显 HIGH 起来的俩男人继续着猥琐话题。

深夜的书房中，电脑上的对话框刷刷跳得飞快。

“善解人衣”：“男人一般喜欢问女人，你是不是处女。”

我快速回击：“女人一般喜欢问男人，你一夜做几次。”

潜水的“桃枝枝”跳出来竖起姆指为我摇旗呐喊：“酱油，境界啊。”

我得意地向她抛媚眼，趁胜追击：“人衣哥哥，你是不是处男哇？”

“善解人衣”：“……”

哈哈，俺家人衣哥哥再一次崩溃了，这家伙太容易被压倒了，难道真是小处……我开始在脑中想象一个小正太羞答答的样子。

没等我想多久，“一夜十次”出来了：“酱油，我真怀疑你不是女人。”

我继续眨巴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为毛啊，十次哥哥，我是纯女人，百分之百纯度滴。”

“一夜十次”开始攻击我：“有你这么猥琐的女人吗？”

我不满意地撅嘴：“大哥，我 27 岁了，这么大的岁数装得跟枝枝妹那样纯洁，是不是太无耻了，我想来想去，还是猥琐比较配合我的熟女身份。”

现实中我装得纯洁大方，网络上我装得热情奔放，其实我也只是闷骚而已，闷骚啊闷骚，明里闷暗里骚，是谓闷骚。

我只有 24 岁，但是在网上，我忽而是拖家带口的豪放辣妈，忽而是宅在家中的大龄剩女，再或者是花季雨季的青葱少女，混迹于各种论坛，穿梭于各个 Q 群。

灌灌水，聊聊天，欺骗欺骗少男芳心，千万别说我不厚道，这现实太沉重，上网找点乐子。这网上的事，真真假假谁管那么多呢，大家瞎混着玩儿呗，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第二章

崔少很火星

打打麻将，聊聊天，周末的夜晚过得分外哈皮，我的愉快心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嘎然而止。

凌晨一点，我的手机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夜深人静，手机的铃声格外响亮刺耳，我的好心情骤然消失。

半夜响铃，必有奸情。咱是个没主的姑娘，平生唯一的奸情就是那个狠劈我一腿的上海男朋友。唉，我预感到这就是个午夜凶铃啊午夜凶铃。

手机持续不断地响着，响响断了，断了又响起，这是那人的一贯作风，死乞白赖，死缠烂打，他的样子重新一点点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

尽管心中不愿意，我还是接起了电话，那人追女人的功夫我早见识过了，百折不挠越挫越勇。只要他喜欢，打起电话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直打到你接为止，就算你关了机，拔了电话线，今天找不着你，第二天，第三天，他上天入地也会找到你。迟早得接，咱不费这个心力跟他杠上，还是接了吧，早死早超生。

“找我有事吗？”对于外人，我向来不动声色彬彬有礼，崔南啊崔南，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外人而已。

“丫丫。”崔南犹豫着叫了一声，声音有一些迷离，大概是灌过老酒吧，谁知道现在在哪个温柔怀抱中酒后乱性呢。

“丫丫，”他低声叹了口气，声音缠绵了几分，“这些日子你还好么？”

我那平素坚强无比刀枪不入的小心脏突突地抽了抽。好不好，哈哈，好不好，他居然现在关心地问我这些日子过得好不好。

我微笑了，故意说得很客气：“挺好的，你女朋友帮我安排的工作不错，我挺喜欢的。”

我听到他的呼吸在那边急促起来，却默默地不说话也不挂电话。沉默吧，沉默吧，还有啥话尽管放马过来。

崔南欲言又止了N久，我看了看电脑，“善解人衣”已经在上跳下窜地找我了：“酱油酱油，你便秘了还是掉厕所里了？”

“便秘中……”我丢了个龇牙咧嘴的表情出去。

心中有些不耐烦起来，搞什么搞，深更半夜，不说话还打个毛电话，就算你大少爷心血来潮感怀旧情，总得想想人家的感受，你想打就打，还得看我想不想接呢。

“我一切都好，身体健壮，工作舒坦，生活美满。你还有事么？没别的事我挂啦。”我的声音很平静，我对自己的忍耐力很满意，居然还能如此平静有礼，我真是个明事理的好姑娘啊好姑娘。

“丫丫，别挂。”崔南急急地叫着，这一声丫丫，他叫得深情无限，让人听了似乎能充分感受到他内心对这位丫丫姑娘那份备受煎熬的感情。

丫的，当初我放下自尊恳求他让他再考虑一下时他咋就不深情了，当着我所有朋友的面毫不犹豫跟别人走的时候他咋就不深情了，还丢下一句让我永记在心的话：“李二丫，对不起，我们俩不合适，你也别再来找我了，我喜欢的人是她。”

一句不合适就把我们大学四年的情意一笔勾销，绝情如此，现在又做出这般深情的样子，真叫人看了恶心。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他不过是得了陇望着蜀，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来是当初心中牵肠挂肚魂萦梦绕令他如痴如狂不顾一切的朱砂痣历经天长日久，也成了现在墙上暗淡无光的蚊子血，于是他便开始惦念回望那份清凉的白月光。

劈腿这事，他向来做得深情款款，理直气壮。

我顺手捞起电脑旁边的苹果，噌地咬了一口，他要表演深情，我会奉陪到底，我一直是个有耐性的人：“很晚了，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丫丫，对不起，以前都是我的错，”电话中的男人声音让我感觉挺陌生，这个人，真是我喜欢了整个大学时代的崔南么，“我今天又去学校了，这段时间我经常回学校……”

“没啥对不起的，说来我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女朋友，我说不定现在还待业在家呢。”我冷冷地打断了崔南的话，你回不回学校跟我有关系，敢情你大少爷睹物后开始思人了，关我屁事，你怎么思咱都不稀罕，你自个儿一边思去吧。



“丫丫，你别这样，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伤了你的心，”崔南在电话中动情地说，“大头他们说你还是一个人，我想——”

我热血了，一个人怎么啦，一个人怎么啦，我现在是一个人过，但我照样过得好好的，只要你别来烦我，我过得不知多舒坦，难不成你还以为我对你念念不忘，为了你才保持单身。

还你想，想什么想，你不就是想回头么，没门！

“崔南，你听着，”我打断了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说，“你不是说她是你最爱的人么，那就一直最爱下去吧。”

崔南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急急地在那边澄清，“丫丫，你一定还在怨我，是我不好，那时我不知怎么鬼迷心窍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我……”

“其实你最爱的是我，是吧？”这样的男人，当时我是怎么瞎了眼迷了心的，我无语了，见过自恋的，没见过自恋到近乎无耻的，“对不起，现在我不爱你了。”

“要劈腿你就一心一意地劈下去，这样子劈过去又劈回来，你以为你有几条腿可以劈啊。”我的耐心终于耗尽，愤愤地按下了挂断。挂了他的电话后，我明白了——一件事，跟一个火星人讲道理是多么浪费口水的事。

唉，不是我想发火，大家都看到了，我是如此冷静如此有耐性的姑娘，全是那个无耻的火星人逼的。

我关上手机，拔了电话线，明天是周六，后天是周日，能躲两天是两天。

喝杯茶顺了顺气，我重新回到了电脑边，多么美好的一个夜晚，可不能被一个无聊的人给毁了，可爱的人衣哥哥，彪悍的十次哥哥，我回来啦啦啦啦……

凌晨三点，我头晕脑涨地从网上下来，躺在床上正要呼呼，突然记起了下午下班前楼下的小美曾经打电话给我，向我羞答答地讨要我们单位一个帅哥的电话。

我答应了晚上找出来给她的，结果光顾着玩儿了，唉，我这记性。

为了防止明天再忘了这事儿，我忍住强烈的困意从床上爬了起来，找出纸笔，刷刷地写了个备忘录放在床头，顺便打开手机开始翻找那哥们的电话号码，还没等我找到号儿，一个短信就哗哗地进来了：“我知道你的痛苦和矛盾，丫丫，对不起，请再相信我一次。——爱你的南。”

Oh My God！这个火星人！



第三章 二丫很倒霉

从小我就很背运，出生时，我爸喜欢儿子，结果偏偏我投胎时心急了一点，没把那个关键物品随身带来，让他的愿望落了空。病房中的新爸爸们个个笑逐颜开，唯有我爸愁眉不展，我爸那本用来准备取名的新华字典从此再无用处之地，他没心思给我取名，就直接以我的性别来称呼我——丫头。小时候我住在乡下奶奶家，院子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个丫头，比我大一岁，大人们为了区别我俩，叫她大丫，叫我二丫，她后来在上学时把名字改成了美美，我却一直顶着二丫这个名字。

二丫这名字虽然乡土了点，跟咱们班上同学那些充满知识味查字典也读不准确的洋气名字没法比，但我还是挺满足的，感谢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如果不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娃娃，说不定我爸就会把我叫作“招娣”、“领娣”、“金娣”。相比之下，叫叫二丫，我很满意了。

上学后，我虽然天资不咋样，但充分发挥了顽强作风，头悬梁锥刺股发奋图强，吭哧吭哧累个半死，在高手如云的学校中保持了相当靠前的排名。可是我没想到到了高考，竟然临场发挥失常，只考出了二本的分。二本就二本吧，可我还鬼使神差地听了我家二叔的话，非常亢奋地跑去报了个二本中的战斗机，某X大学。最后的结果就是惨遭淘汰，沦落到了三本中的一座不入流的学校。

生活果然充满了杯具，不过咱在努力着把杯具变成洗具，三本也罢，咱不信凭自己努力闯不出一片天地。



在大学中，凭我之前扎实的基础，我如鱼得水，对付那些功课绰绰有余，不费劲就混了个优秀毕业生，本想怎么着这回都可以顺当找个单位了。哪料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痛哭啊，危机大神啊，您老掐得时间可真好啊。大把名校毕业生都找不着工作，我这个不入流的学校文凭根本让人连嗅一嗅都不愿意，哪怕我是优秀毕业生，哪怕我双学士，哪怕我六级考了优秀，哪怕我社团工作经验丰富。以我一贯的当头霉运来看，我不失业才是不正常的。

待业家中，我安慰自己，还好还好，至少我还有崔南，一个对我好到天怒人怨的男朋友，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对我穷追猛打围追堵截了两年最后终于和我双双对对的崔南。我没找着工作苦恼，他便搂着我说，“有我呢，我养你。”我成天在家中腻烦，他便央了他的青梅帮忙，一家一家地找，务求帮我找一个舒服稳当的工作。

我以为找到我倒霉人生中的精彩亮点时，没成想这最佳男朋友与他青梅日久生情干柴烈火轰轰烈烈死去活来地来了一次真爱无敌。他冲破种种阻碍排除万难终于捕获青梅芳心，用他那感动天地的真心解除了心地善良的青梅对于夺人所爱产生的愧疚心结。当他带着青梅远走高飞时，人人都说他做事厚道，虽然有了新女朋友，到底还是不忘旧情，帮助旧女友找到了工作。

好吧，我又被打回原型，我还是那个背运的孩子。

我认命，倒霉就倒霉吧，至少我比别的弃妇好点，我还捞上了一份工作。相对于男人，还是工作靠得住，如今这社会，男人忒现实，谈朋友也一样要看对方条件。没男人，一样可以好好工作，没工作，大多数找不着好条件的男人。

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失去一个花心的男人，想来还是我赚了。所以尽管失恋了，尽管我没出息地哭过，尽管我愤愤不平地诅咒过，但我还满怀信心充满热忱地努力蹦跶着使劲生活着。

可这人要倒霉起来，连这样自娱自乐的生活都是奢望。你说这分手分得好好的，那么义无反顾果断离开的男人咋就不能一直果断下去捏，让我一直就这样欢乐地自生自灭多好。

我自认自己是匹好马，可人家咋就认定了我会吃他那棵不咋香的回头草捏，我想不通啊想不通。

没等我想明白，更让我烦恼的事来了。

我以为我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远在A市的崔南便拿我没办法了，至少是这周末拿我没办法了，可是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啊，我怎么能忘了他的火星人体质呢，四年大学共处我咋还会没想到呢，在追女人这事儿上头，人家办不到的事，于他崔南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

在我以为可以逍遥自在的时候，他来了。

那是周日的下午五点，我蓬头垢面，一边调戏着“善解人衣”，一边守候在衣哥哥家菜地，随时准备着去染指他家那颗即将成熟的番茄。正在我忙活的时候，家中的门铃骤然响了。

一定是我叫的外卖到了，我胡乱披上一件家居服，趿着我那双大头拖鞋，叭嗒叭嗒地跑去开门。

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崔南玉树临风地站在那里，这半年不见，他倒是越发地丰神俊朗了，简单的白衬衫都被他穿出了潇洒不羁的风流样。

门外，他英俊迷人，门内，我邋遢憔悴。



第四章

请拎走垃圾

他站在门外，用那双迷人的眼睛电我，声音中有些亲密的味道，“让我进去，丫丫。”

“进去不必了，你到底有啥事，现在就在这儿一次说完。”我顶着一头乱发，站在门口，巍然不动。想进就进，你以为你是谁啊。

“丫丫。”崔南有些无奈地轻声唤我，这样温柔的声音曾经让我无法自拔地沉迷，可现在我只感觉全身毛孔在收缩，恶寒。又想电我，不知道我现在练成绝缘体了么。

他的眼中渐渐有了些叫做痛苦的东西：“是我错了，丫丫，这些天来我一直想着我们的过去，我真的是昏了头了，丫丫，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我会一直对你好，再不会让你伤心了。”

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傻啊。我平淡地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追悔莫及的男人，英俊的眉眼有些纠结，但仍很有男人味，当初年少无知的我就是被这等男色晃花了眼，白衬衫有些微微的皱痕，显得他有些落寞神伤，当初他也是用这种失魂落魄让我迷惑了心，最后我的眼神落在了他的手上，他的手中提着一个外卖盒，这个外卖盒我很熟悉，那是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家清真饭店的小吃点心外卖盒，大学四年，他曾无数次提着这种外卖盒站在宿舍楼下等我。

我的眼角狠狠地跳了跳。NND，明知是假，我的小心脏还是被那么极微小极微小地打动了一下。

那四年，那四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啊。

崔南上前一步，轻松地推开门，我清醒过来，一把拉住门把手，重重地说：“崔南，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但现在看来不得不说。”

我停了一下，对自己有些不满意，竟然还会感叹，竟然还有伤感，那些像烂狗一样躲在家中独自舔伤的日子都忘了吗，我的语气开始变得尖锐，“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凭什么啊，当初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机会试试？你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你以为人人都会在地等等你吗？”

崔南不防我的激烈反应，愣了愣，反应过来后，从我话中开始猜测：“丫丫，不等我的意思是，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好吧，如果这样能结束他无聊的纠缠，我认了。

“有了。”我抬抬眉，干脆地承认了下来。

他后退一步，面上的表情开始变化莫测，大概是没想到一直在他身后的我会忽然站到别的男人身边去，沉默了一会儿，他倏地抬头，咬着牙说：“我不信，大头说你是一个人。”

这个死大头，搞什么搞。我心中恨恨地咒骂了一句，面上却平静无波，不想再这样与他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拉了拉身上歪歪斜斜的家居服，我潇洒回身准备进屋：“大头都半年不见我了，这事儿信不信由你。”

我的手被猛然拉住，身后传来崔南痛苦的声音：“丫丫，你要我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甩手，回头：“放手。你怎么样都成，只要不再出现在我眼前。”

“不行，”他断然回绝，他的手机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他皱了皱眉不去理会，“我不会这样放弃的。”

手机铃声响个不停，颇有崔南打电话之风格，他的脸色变了变，皱着眉头去按手机的拒听键。

快餐店送餐人员蹭蹭地走了上来，我接过外卖，趁机抽身入屋：“随便你，你想怎么样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关上门，隐约还听见他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我摇了摇头，几曾何时，我也曾这般反反复复地拨着他的号码，一遍一遍地听着话筒中绵长绝望的嘟嘟声无法入眠。

果然，做人女朋友不如单身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我心中有些隐隐约约的痛快，哈哈，我不是好姑娘，我爱幸灾乐祸。

该说的都说了，再纠缠下去还是那几句话，我甩甩脑袋，无视一遍一遍唱歌的门铃，快步走向我的男朋友——俺的宝贝本本。

书香群中，依旧热闹非凡，今天的群中群英荟萃，所有话唠全聚齐了，刷屏刷得那个飞速啊。